◆思想者营地

酒醇风淡月正明

——读钟九胜的《把酒临风》

粟碧婷

钟九胜的名字里因有一个九字,恰其职业与吾一样皆是为师,故取名“老九”,辞切且简,意真且实。同在一个巴掌大的县城里,自他的同学介绍认识以来,至今,只匆匆见过一面,腼腆清瘦的一个小伙。闲谈不到三分钟,时光虽短,可彼此并不隔阂,平常且自然,有一种久违的熟识。

老九擅写古体诗,一支好笔腾挪自如,风致翩翩,泛出可贵的古意与洒然峻拔之态。或寄情山水,或直击现实,不少篇什皆承接了古诗之精髓,又揉和了当下之语势,古韵回梁,摇曳多姿。最近,他发给我即将出版的诗集手稿《把酒临风》,嘱我写下几行。甚是感谢老九的信任,只是于古诗而言,我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我是看山是山,而不懂得山之磅礴的雄浑之势与棱角飞扬的气韵之美;看水是水,风动,我才能看见湖之涟漪。可我喜欢随意随性,暗夜之中翻开集子,只顾缓缓浏览,时光渐渐逝去,先前的顾虑与浮躁慢慢褪去。沉浸于一首一首的诗词佳句之中,顿觉天地广阔,万水千山清旷深美,世俗人情犹在身边,书卷之香逶迤而来。

他在《春歌》中吟咏:“一城春色尽婆娑,鸟戏山林鱼戏波。最是农家心暖处,水田漠漠着青禾。”诗人描述了一派清朗、明丽的大好春景,鸟在山间婉转啼鸣,鱼在溪里灵活畅游,波光粼粼的水田里禾苗青碧一色。这景致如一幅清新隽永的水墨画在诗人笔端悠悠打开,气韵自见芳华。初看,该诗以“景”贯穿,行间春色染尽,大都无突兀波涌之处,难不成作者是单纯的赞春抒怀?一眼,再一眼,突然瞥见原本淡雅的墨色里暗藏的真意。“一城春色尽婆娑”,说的是城里的春吧,身居城市,春色如此动人,真是饱了眼福,怡了凡心。城市人在喧嚷之境,对于季节更迭常模糊朦胧,一时念及,踏青探春、攀枝赏花怕是主题了。乡间农人,春来,身处花、鱼之畔,却无欣喜之态,倘得一田葳蕤青葱之禾苗,则是喜笑颜开,暖意纵横,因只有满丘的禾才能定得了自己的心,这里彰显了诗人对农家生活的牵挂之情。想起了张晓风的《不知有花》——在桐花攻占山头之际,一批游客闻讯前来。挑担的妇人问:“你们找人?”“我们来看花”。“哪有花?”言毕,妇人悠然而去。唯周遭桐花簌簌降落。此文,令我回思良久。好比老九的这章《春歌》,有婉转的深意与无限的张力。

老九的山水田园诗大多风格清新、淡雅,空灵且富有深意。譬如集子里留存的诸多七言古诗。

在《春游西湖》里他写下:“依依杨柳陌东头,翘角飞檐楼外楼。蝶舞花池停稚子,莺歌柳浪驻轻裘。闲来桥下常垂钓,兴尽湖心不系舟。山水又新诗与画,营营忘却乐悠游。”诗人选取了杨柳、楼亭、飞蝶等系列景物进行描述,静动相宜,相映生辉。杨柳翠色青青,楼檐展翅欲飞,粉蝶优雅翩跹,清风拂来,柳枝轻漾,犹如绿波逶迤,一路莺歌,播撒空中,此等美景,真是美煞仙神。颈联尾联中的“垂钓”“不系舟”“忘却”,提升了诗的意境,表达了诗人清明、旷达、淡泊、不争的情怀。有人沉醉于酒歌,有人耽溺于权势,而此刻的诗人却被眼前的俊丽的春色深深感染,揽美景在眼,让雅趣轻松入心,真是有了“独坐幽篁里”的怡然之乐。最后一句也暗露出了其矛盾的心境,营营忘却,才能乐悠悠,面对眼前的秀丽春景,心里自然一派明澈,可人终究要回到世俗回到生活中去。于此,老九的“忘却”颇具了真意,给人以无尽的思量,也将作品推向了一个新的领地。

其实,老九的诗作除了空灵、俊雅之外,也有其磅礴大气的一面。如他的《题白水洞瀑布》:“激流浩荡出高山,不惧巉岩赴险关。声若惊雷传广宇,形如白蟒入深潭。凌空雀跃书豪壮,绝壁欢歌笑等闲。遥望重重凝翠处,风云飘渺绕层峦。”我们同处一县,白水洞瀑布的壮观景色我是深有体会的,一团白练自绝壁飞腾而降,水声哗然,气象宏阔,正如诗里所言:“声若惊雷传广宇,形如白莽入深潭。”全诗的起转承和自然而流畅,用字也很考究,如“出”“赴”“传”“入”等,这几个字的恰当运用,将瀑布的神韵刻画得淋漓酣畅,声、形之间的合理转换,使得瀑布更具神采。“遥望重重凝翠处,风云飘渺绕层峦”,将激越之后的平和、舒缓,以及心灵的感应写得灵动而真切。风云朦胧而缥缈,时间静默,山峦屹立,淡烟萦绕,此刻的心念是纯粹的,意态是宁静的。就如与一人素面相对,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唯有背后的来路静静伸展。

如此缓慢地读,还是不能说“懂得”二字。轻轻合上书页,窗外月色正明。

(粟碧婷,任职于新邵县寸石镇花桥学校)

云山晓歌 杨民贵 摄

◆公民心声

邵阳城中景何好

易祥茸

有同学远道从上海来看我。高中毕业一别,50多年了,当年的毛头小伙,现在应该变得老态龙钟了吧!在火车站,我一边举着写好同学姓名的牌子,一边用手机联系。“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见面,我们就用纯正的乡音寒暄。

“你还没吃早餐吧?”我打算请他就在车站旁边的早餐摊前随便吃一点,中餐再找一家酒店,吃得“正式”一点。老同学推着拉杆箱一点也不显疲惫,若有所思地说:“老邵阳不是说‘盟华园的饺子吉星楼的面,悦来酒家在桥边’么?我早就惦记这些店子的小吃了,这些都是邵阳的名牌呀。”

在曹婆井的拐角处,当年有一家大型餐馆,叫“盟华园”,那里的饺子尤其出名,即使要2毛钱一碗,但只要手头略有余钱,一个学期也会来光顾一二次的。在儒林街也有一家叫“吉星楼”的店子,那里的面食誉满全城。至于“悦来酒家”,就在青龙桥头,两层楼,设有“雅座”,室内窗明几净,门口竖一块牌子,上书:“丰俭由君。”由于经济实惠,离学校又不远,这里也成了穷学生们“享受”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些全没有了。

“你就将就一下吧!”我让他在路边一个摊子里坐下来,要了一盘武冈卤牛肚、一盘卤豆腐、一碟花生米。先喝点邵阳大曲洗尘,再来两碗米粉垫肚,客人来了,吃饱肚子才是硬道理。

现在的人“吃”倒是放在其次的了,主要是“游”。老同学提出要重游邵阳城,看一看全貌。

照理说,邵阳还是大有看头的。早在春秋时期,楚国的白善就来到资水和邵水的交汇处,把一个小小渔村变成一座新城。三国时期的关羽、诸葛亮、张飞都在这里施展过自己的才华,但是,现在只有“卸甲坊”还在,它被挤压在几栋民房中间,已经不“显山露水”。不是熟悉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在一个旮旯里找到它的。宋代的赵昀曾领“邵州防御使”,后来当了皇帝,为了纪念他在邵阳的作为,竟然将自己的年号称为“宝庆”,曾几何时还在此设下了“行宫”。现在“行宫”遗迹何处,不得而知。

据记载,宋代大儒周敦颐久住邵阳,设席传学,还在这里写下了千古传诵的《爱莲说》。那“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名句,至今让人回味,让人警醒。但几经风雨,几经变幻,庠序成青烟,莲池不复存。近代,魏源在邵阳考过秀才,蔡锷在邵阳读过书,他们名扬国内,声震海外,但是,要寻找他们学习的地方,却又难上加难了。

我对老同学说:“邵阳历史悠久,但遗迹难寻,你实在想要探个究竟,我就带你去参观博物馆吧,那里表述得还是比较详细的。”他感叹唏嘘,点点头:“也只好这么办了。”

在去博物馆的路上,老同学突然问我:“北京有广电大厦,上海有东方明珠,广州有天和体育中心,邵阳的标志性建筑是什么?”这个倒把我问住了。自从上世纪中国人寿保险邵阳分公司在城南公园对面修了邵阳第一栋称得上是高楼的建筑后,一栋比一栋高的楼房拔地而起……我有点搞不清“标志性”的标准了,只好说:“先去看看博物馆吧,爱莲广场就在旁边,算不算‘标志性’,你说了算。”

说到“标志性建筑”,我突然想起了双清公园内的“亭外亭”。亭子建在资江畔凸出的崖石上,傲视天上闪闪繁星,睥睨江中粼粼波光,凸显一种倔强、霸蛮的精神;那亭子门柱上的对联“云带钟声穿树去,月移塔影过江来”,又透出一股文雅、理性的气息。它才是地地道道的邵阳的“地标性”建筑呢!想到这里,我连忙对老同学说:“明天我们还是去双清公园看看,或许在那里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宋代的史弥宁知邵州十余年,对这块土地有深厚感情,他有诗云:“邵阳城中景何好,峻屏四面森围绕……上有蝉联百雉之粉堞,下有鳞差万瓦之晴烟……”第二天,我和老同学站在亭外亭上,看着他魂牵梦绕的邵阳,便有了一种范仲淹站在岳阳楼上看洞庭波涛的“其喜洋洋者矣”的感怀。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邵阳诗韵

彭开祐的武冈诗

刘宝田

彭开祐,上海松江(一说为江苏娄县)人。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1696-1699)为武冈知州,为官清正,宦囊萧索。其《厨人报晓炊无米口占》曰:“炊烟消歇总寻常,耐听髯奴报绝粮。百室正饥常太息,一官不饱亦何妨。”其为武冈知州四年,留下了一些当时武冈风物风情的诗作。

《宿高沙市》云:“市接蹊田外,行来仄径斜。长桥平贴水,密屋直排沙。肆列人居货,帘招酒办家。僧穿聊借榻,薄暝正栖鸦。”先写市容,外接田畴,路径仄斜,桥与河水相平,屋宇密密地占据河岸。排沙者,修建于河滩之地。再写市况店铺排列,积货售卖;酒幌飘风,招徕行旅……诗人想要安静一点,躲开嘈杂的市声,所以姑且借僧房一榻,聊且一宿吧。我想,市已形成,客栈肯定是有的了。只是诗人为避尘嚣,性好清寂罢了。

《西北山行》曰:“石劈疑无径,沿溪又几湾。斜坡栖屋矮,乱嶂叠云顽。林鸟啼声异,村龙卧态闲。午烟澄霁色,缓骑踏山还。”路陡、水曲、坡斜、屋矮、山乱、云游,活画出一幅偏乡僻壤的画图。林鸟的鸣声也很特异,村口的雕龙幽闲地卧着,一派疏惰慵懒的姿态。晴朗的天空中升起了炊烟,已到中午时节,诗人也缓缓地催动坐骑,踏着山路归去。幽静的偏远山乡,倒也使人领略到一种幽闲从容的风致。

◆品茗谈文

竹枝词里看高沙

黄三畅

萧鸿钧是清代武冈州高沙人,道光时庠生,写了大量的诗歌。道光时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但萧鸿钧的诗歌里反映的多是家乡的山川风物以及和平安宁的生活,可以认为这些诗歌写于鸦片战争之前。

他的竹枝词很有特色,其中的《高沙竹枝词》,上世纪30年代编印的《都梁文钞》选了十六首。现择要欣赏一下其中的一些篇什。

“堤中夹蓼花溪,二月垂杨绿正齐。观澜门畔过,鹧鸪塘外鹧鸪啼。”

蓼花溪就是傍高沙镇南侧流过的蓼水,农历二月,两边堤岸、沙滩上的蓼花已开放,一穗一穗,深红的颜色,十分靓丽。堤上还有垂杨,绿色正浓。红与绿相互映衬,美到极致。美好的,除了“色”,还有“声”。从蓼水南岸的观澜书院(嘉庆二十四年即1819年建)门旁走过,可以听见不远处鹧鸪塘边传来的鹧鸪声。鹧鸪声,不同的人听起来有不同的感觉。南宋辛弃疾有“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古人常把鹧鸪声翻译成“行不得也哥哥”。萧鸿钧应该把那鹧鸪声听成天籁的;那正是鸟雀求偶的季节,或许鹧鸪们正在雌雄互答呢。这一首竹枝词咏的是仲春时节的自然景色。

“麦挂金须笋缀芽,膏田初刈米囊花。忽闻歌吹麻山起,一路村娃唱采茶。”

时令应该是农历三月。麦子已经挂上“金须”,即开始黄穗,笋子也拱土露芽了。这是旱地里、山坡竹林里的景象。肥沃的田野里,人们已开始收割米囊花了。米囊花就是罂粟花,花朵大而美艳,球形果实里的籽儿像粟米。这一首诗里,作者并没有对米囊花抱有敌意,只是把它看成一种经济作物。这种花何时传入高沙一带,无考。据传,武冈一带农村到上世纪30年代还种。除了刈米囊花,在这个月份里,还有一种重要的农事活动,那就是采茶。这一首竹枝词,描绘的是阳春三月的田园景色,基调是欢快的。

“水泛桃花鯊正肥,陶家坝外艇如飞。渔童争逐金丝鲤,月涌回澜尚未归。”

高沙是鱼米之乡。桃花盛开的时节,蓼水里鯊鱼正肥,陶家坝外是鯊鱼最多的地方,好多鱼艇如飞一般驶去;艇上的健儿,或许要比试身手呢。人欢水荡,金丝鲤鱼都跃上来了,渔童争着追逐,笑声满江。太高兴了,月光荡涌在回澜桥下的水波里了,还没有归家。这一首,描写的是水上劳动的情景,给人的感觉是活力十足和欢快。

“坝陵桥畔雨初收,碧草芊芊夕照浮。寒食未过风尚正,纸鸢站站放双洲。”雨停下来了,在坝陵桥畔,被雨水滋润过的青草沐浴着夕阳。时节还未到寒食,还没有强风,正好放风筝,蓼水中的高粱洲、钟沧洲上空,多少风筝在翱翔。

“紫茜腰篮载白棉,织机事业自年年。向家庄畔曾投宿,彻夜鸣梭搅客眠。”一个个紫茜藤做的腰子形的大篮子里,装着雪白的棉花,用以纺纱织布。有一次“我”在向家庄畔投宿,庄子里的织机声彻夜不停,打扰了客人的睡眠。

“山村多是老农居,酿出新醪蜜不如。留客最怜香味好,山塘雪藕石塘鱼。”山村多是古旧的农舍,农舍里新酿的甜酒比蜜糖都好吃。山村也好客,招待客人的有山塘里的藕、石塘里的鱼,都烹调得香喷喷的啊。

这一切,前提是社会和平安宁。而今欣逢盛世,高沙这座千年古镇当是另一种丰采了。

(黄三畅,武冈二中退休教师)